

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

數也成復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外為小

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王女下之下銀亦

可領與金內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

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

兩領銷黃金法中猪負羣方脂三斤醇苦酒一

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中

百入百出苦酒亦示食一斤金弊天地食半

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

領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

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

法丹砂一斤搗下從苦酒三升浮漆二升本

和蜜凡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

如麻子二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

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

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

常日中無影乃別無尤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十三

辨問

守五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

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

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要聖人受命不值長

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

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

危之主扶亡之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語

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疑煙席不暇

煖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得閉聰

掩明內視反聽呼吸道引長齋入室煉

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殺清勝哉至於仙

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

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為道者

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

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

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

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

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山此是

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

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

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

所尤長眾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園恭之

無比者則謂之恭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

有恭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羅者則謂之書

聖故衛協張墨子今為書聖之名焉善刻削

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于今有

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吾

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倅伏機械

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

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

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

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

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

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

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

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

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

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

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

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
 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在微是聖事有厚薄
 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
 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為得道之聖
 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為治世之聖
 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手按仙經以
 為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
 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
 則心好其事必遵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
 信不求亦不得也玉鈔云主命原曰人之
 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
 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
 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
 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
 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
 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
 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
 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

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
 較略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
 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
 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
 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
 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
 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
 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
 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
 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
 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謔譏故得道
 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
 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
 以遠煩勞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
 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皆當
 目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
 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英才大學
 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開使之跳丸
 弄劍踰鋒投狹履短登幢擲盤緣案跟挂萬
 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

驚龍暴虎猛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
 不能以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憂氣之
 所首向隔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
 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遠藪之鳥獸重淵洪潭
 之魚鱉今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
 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達
 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
 凍之則寒捷之則痛刀之則傷歲久則老矣
 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
 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
 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
 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
 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
 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
 言通俗耳真語必遠東儒士卒覽吾此書者
 必為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
 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
 從天而降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其
 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
 不能則人無復能知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

無復知之者不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
可以悟也完山之鳥實生送死之聲孔子不
知之便可復謂顏面只可偏解之手聞太山
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
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
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
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
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
乃假言欲祭仙人卜掘屋之虛偽廡焚又不
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
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恹
恹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巨人當圍之而由
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鄉子
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
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
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
不住也見雨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
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
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
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

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
斃今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
仲甫假形於晨鳥張楷吹壺起雲霧未聞周
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
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入而指空
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飛翱翔
八極與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為耳一不以
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
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
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
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
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
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
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
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按
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
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
使者持以問仲尼而仲尼曰吳王閉居有
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訪呈仲
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為之

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
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
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
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
聖人不為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
各各不同論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
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
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
以四海之富而不願履三九之官背玉帛之
聘遠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樞業者蓋不可
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
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皆有絕穀棄美不
畜妻妾超然獨徃倍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
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
輕體柔身而黃帝遠駕醜之嫫母陳侯伶可
憎之敦洽人身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之蘭
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蔥秋蘭價同瓊
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

嚼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魏明好權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厲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為便云天下無仙是實三光不照覆釜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特得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極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關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毅勁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由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趾所臻凌霄之高非一匱之積然升俊者慮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溼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

敬辛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而務所以無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者其蓋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明翽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志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移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時耕鋤又不登稼被壅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